# 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八十四　　宋　黄震　撰

書

通新知平江府脩齋王尚書（初任吳縣尉）

十一月吉日具位謹裁書百拜獻某官閤下近據衙探遞示批帖特免屬吏無益之通啓俾具賑荒便民之事宜略虚務實意獨照白有如此者某老矣方作尉自念無繇身救其民凡見民瘼必以告上之人求其矜念而

速救之兩年于茲無事不然雖誅斥不敢計况首蒙詢訪之及乎然某竊謂賑荒雖吳門今日第一事然吳門之弊極矣拔本塞源事尚有大於此者先生清脩執法之名聞天下一旦轂班法從出代舊輔救吳門已極之弊九重之付託至重三吳之責望至切内而百僚外而四海觀聽攸屬也先生計將安出而可稱塞乎以某愚見其策有三一祖宗舊制盡去苟徇人情晚創無用之官使事簡刑清上下晏然如祖宗盛時此上策也甄别

廉貪稍革之冗科別其蠹弊之源講究而疏剔之壁立萬仞以示更新使挾貴謀富之徒望風不敢覬此中策也隨事樽節痛察吏奸謹倉庫出內之司牽補過日使軍民粗安此下策也舍此三策而因循徇俗坐視流弊之日極正恐先生重望未必不因此少損吳門豈可復以前日之吳門視也哉至若賑荒事吳門既官無粒米可濟鄉落不過空言以為勸惟安富卹貧兩審其宜而無使吏得因緣取賕此為要領其間纖悉非面莫陳先

生儻以爲可教而辱進之尚當陸續以告不備

回王尚書

某塵埃至賤吏也倏拜公劄例辱咨詢謙恭下士一至此極其何以稱然昨因衙探傳示批帖之初首見先生意嚮即嘗裁書百拜附東閣知丞新班以進未知已徹台聽否今兹短見豈復異辭亦惟申述前書大意一言以蔽之曰汰冗官而已盖今所謂發運一幕不過向者一曹官所兼百萬倉之職耳今所謂節制司不過向者

一職官所治兵案之事耳今之兵將官錯雜民居不可勝計者又不過向者一鈐轄之司耳而好名侈大之人多創茍狥人情之闕僥倖之門既啓員外之增日衆至於白帖西班之流他州待闕之吏因三幕之宏開挾權勢以雜進茍賤椎剥者又不預焉以故官多吏冗輿臺雜遝生事謀食而民不聊生矣不汰冗官而曰蘇民瘼者妄也以故歲收不滿二十萬石今支倍其數而郡政者困矣不汰冗官而曰裕郡政者妄也以故斛面羸餘

額外多取爲郡者明資以濟用監臨者並縁以爲奸而和糴亦成强取矣不汰冗官而曰善糴事者亦妄也先生之問有曰田里愁歎郡政原委糴事利疚爬剔拯療豈無良方某謂三者之病皆冗官病之知其病之原則知其治之方矣位卑言高僭越萬罪

代平江府回裕齋馬相公催泄水書

洊蒙鈞劄申論泄水至許以不待陳請仰見付託責效之切爲之悚息不皇然嘗求之粗見顛末有不容不急

急馳報以求教誨者所在水利皆源髙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髙若建瓴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内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為一壑而濵海之田則枯涸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經人所共見濵海之地耳目不及人所不知耳然古人隨地形而為之計則亦曲盡其妙第廢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

下設爲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漑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趨内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馬蓋吳地中間不特太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邪塘等諸壤黄天等諸蕩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脉絡無不與太湖貫

通水面闊遠止籍吳松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
籍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
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於江塘浦元
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
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
無水災古人之為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今無存者
嘗考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
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真能上緝古人

之功而偏方小國封疆不廣猶農夫之有籬落下田歲
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覲聽不接南渡生聚益繁
各便已私上馬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簰往來而壞江東
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馬之壩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
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間之塘浦則或
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請射下脚而
廢其堤或因耕墾增闢而攘斥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
某家洪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堤障水勢

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湖之增已至小迅之隨去未盡大迅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即成久浸矣古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慮及萬世後人求一已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一時壞之既久則復之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盖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覿嘗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

利而劉懋按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濤衝入之憂唯熙寧初郟亶力請於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訴擊墜幞頭卒鳴鐃散衆而止政和六年御筆修平江諸浦三十六閘差趙霖措置通設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竒卒又勾収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閘盡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追惟復古人之塘浦駕水歸海可冀成功然

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大農州縣既無此事力荒歲饑莩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歷幾時幾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泄水一說未可倉卒議也若止從人户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為壑不可得議者多謂圍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古者治水有方之時汀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之後平陸亦成川澤熈寧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瀼蕩等處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圍田不過因旱

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間行築㯓耳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於事況圍田未易去者乎為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塍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為隄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鏤榜曉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併已差官隨之行縣矣㫖非不願大發工力為久遠計而量時度力實所未能未知鈞意以為如何更望熟議再賜指授以憑遵行不勝願

幸

通新憲翁卅山書

某日者恭審皇皇者華出自都門某職當腰弓矢郊迓偶捧檄留江陰不獲遂以書代又不過簡略數語直述真情如子弟之於父兄然聞者或為縮頸曰繡斧新臨威嚴若神子無平生之素而若此恐以簡得罪也未幾聞下令約束所部吏不許通四六啓俾各以政言某因私竊自喜夫破去尋常畧虛文而訪實政此真大丈夫

所為其之愚直務簡得無有黠契盛心者乎用自矜奮
謹照約束一言一某聞古者之慮民隱視四海若一席
之上既擇其人為之守又歲自巡狩以察其所守時異
不可行乃遣部使者廉察之則今之監司代古巡狩天
子所寄耳目者豈他官比哉旌别淑慝惠民者扶植之
權豪貪墨鋤去不旋踵斯民自然欣若更生閭閻細故
非所宜煩也書云刑期于無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謂宜有以變化人心也後世嚚訟成風

訟而至監司極矣正宜有以審處之乃又不拊細大而
兼受之文案山積紛不暇決堂堂監司反為諸郡縣詞
訴之委姦豪得竊借以為脅民之地幾何不率訟者而
路今若擇其事關大體斷所當受者而後受受之必從
而究極之罰一人使千萬人懼庶幾監司之體得事簡
刑清而險健者望風避也古稱殺人者死律亦有虚告
者坐之今小民或殺其兒女若自經溝瀆及巨室借病
死之鄰人或其客户以誣害所怨之家州縣例以為重

辟淹延追證瘐死率不下十數人至正事結絶無坐者本輕末重枉及無辜俗謂之喬大辟某連年入幕見此類甚衆退而體驗所管除刼殺故殺鬬殺外餘率申明不行一邑粗寧此事若自監司行之一道豈惟免無辜干連之死亦決無復自殘其骨肉自賊其性命若以病死人誣告者風俗可變而厚也傳曰君子以人治人言人情本不相遠責人當以其情之所可能也江湖剽掠誠所當禁要亦在初發覺時其人自能迹其盜之所往

則地里有定捕逐不難今或茫乎無影而期限之急與指捕陸居知姓名者同如之何其可故有一家被掠而數家坐干繫死於非命者夫財與命孰重少與衆孰多彼獨非天地之生民乎哀哉何辜此逐盜之形有異不可不隨事而酌緩急也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明於治者不容不詳知浙右水國人無徒行者有異盜曰䝐猖率三二十輩為一舟羅軍器以載走卒公然剽掠久已成俗無事不然無人不然小民亦習見以為常

雖被其禍不訴若當然者惟彊者相拒至殺死則訴于官浙右沃壤富貴人多置莊產强幹例囑廵尉司以捕盗者捕租户既而又以監租為名不取其餘租而陰謀因死之以立威鄉落歳不知幾人為其骨肉者亦習見之久謂非殺死例哭泣責狀焚其骸而去故死者雖多亦未嘗有訴于官鄉落因其然懲見捕者之無生還也或舉族連村盡死以拒捕往往至殺傷强幹又挾富貴家之勢指陳其拒捕以甚其罪雖死不得直於官凡皆

浙右之俗之獘之大者苟有以革之寃枉可省十七八全活民命為多他若攔船之泛狀非見名不可判前政之熟事非再詞不可行此又關係新政之切者然其事至淺當不待察察言也伏惟先生文章瀉河漢聲名動山嶽道德天下之儒宗政事當今之吏師一慨然登車攬轡閩八郡三十九縣之廣目中已無留塵矣何物消埃可裨海岱然某之職於民最親其之前此綴幕底於時日最久亦粗聞一二者用敢以承大賢君子勞謙諏

咨之意

通新憲使余主一書　驁

某聞君子居其官必思行其道又聞古之仕者去之時猶如至之日葢一日居其官必使一日無愧於其官可也安有低回竊祿苟偷歲月而可以言人者哉某之官尉也尉者慰安其民之名也世乃以其去民最近悉委之文牒豪民黠吏因得借以為嗾使毒民之具豈惟尉失其職其為世之非道事也大矣某之來正當巳未冬

敵馬飲江時方是時朝廷方大懲創人心方大改觀監司帥守方極一時選以大吏革其因得盡為百姓大鳴其不平閭里睚眦之爭舊必囑州縣吏差尉躬親私家升斗之租舊必囑州縣吏改尉理索此毒民也非慰民也其既代之嗚矣自爾辭理索小人黠而奴於人者欲花破主家財物舊必面謾其主謂村民頑不可化率用陰謀囚死其人於尉司弓手家此亦毒民也非慰民也其既代之嗚矣自爾亦無復因繫人其餘告訐虛偽以

勢強弱為事曲直者一掃盡之二三年間尉之足跡不及鄉豪民黠吏非道之事亦不復撓乎尉仰天俯地悠然泰然頗類太平官府頃自某捧檄督糴江陰一留三月而歸州縣官吏往往非舊尉司毒民之事又紛然如昨能幾何時已遽若此事變如此其難防人心如此其可畏也使某以滿替在近而不言則於心何忍使不遇有志於民者而輕言之雖言何濟用敢於攪轡諏咨之始首條一二以聞伏荷仁慈立賜山判或者繼此仰藉

上臺之威使百姓復得按堵某得始終無愧以至滿替可勝願幸感激鼓舞兹因輒復吐露中心萬分之一某老矣甘分填壑非一毫有求於世平生所為文盖無非本心所形未嘗為世俗無益語然已往往散落近留江陰嘗遠拜前憲使翁冊山一書及上孫史君大閲詩六十韻江陰先生寓里而憲堂先生新治也併録以獻先生儻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尚當俯伏師門以俟

附通新漕李厚齋書

某慈溪諸生自先生政成以至將指本部以至今易節日纖雖未獲瞻履舄實甚喜善政之日廣輒以浙右風俗某所親見雖若細事而最切民瘼者百拜為先生告某惟州縣自十月止正月皆受理人户索祖之日獨浙右多不經縣而徑以佑田為名越經轉運使臺行下主管官似不過尋常耳自主管官行下巡尉司輒捕若强盜豪民猾幹又囑以陰謀因殺之以故村民盡死拒捕非佃傷官兵則官兵傷佃否則佃自縊自溺而西關人

命事因索租者十八九又酒庫本使臺趙國課之地而
村民多誣告私酤以害人庫吏之墮欠官錢者復妄指
有衣飯無干預之家混為欠錢之户差巡尉捕抑填納
冤無所訴凡皆民瘼之關使臺者方仁人建臺之初望
矜察而拯救之某一介小官力不能救民凡有見到惟
以轉告長上之力可救者曩歲捧檄華亭見船場虛名
之兩官為逋逃淵藪殃及一方歸而告前漕使雲岩洪
先生即荷省去民至今受其賜今所稟陳或蒙介注受

賜者又非特華亭一邑之民而止不備

謝王提舉辟充帳幹書第二任

某嘗觀人之一身心有欲爲四肢百骸無不順應以氣體一故也有爲天下國家雖得心同志合之士猶恐一膜之隔不能盡如人意而況泛不相知偶然相合者乎是以古者命委論官自少至長灼知其德行道藝然後命之官命之官又初不出其鄉長之於其屬屬之於其民無不相信相稔如家人父子此所以政化易行而後

世莫及漢雖不古郡國自置相外皆得辟用其所知故治亦差近古自三五之法興延綿以至今日士一命以上無不命諸朝而易其地監司帥守之於其屬皆萍梗相逢如江湖逆旅情素不孚上下睽離上雖有能為之才而下未必知奉行下雖有欲為之志而上未必知信倚就一道所部千百吏僅一二辟屬為親奈何權勢請託之私又得行其間有求而辟反又不若無求而適相合者天下事至是愈不可為矣豈不悲夫其窮鄉鄙樸

人也平生閉户無求併漫剌亦無之偶忽入仕未嘗少變其志骨相寒薄豈有他想庶幾他日可見先父師於地下耳先生清直之名滿天下吾君吾相強而起之使攬㽞甸澄清之轡其何者乃首辱辟用葢無求於世而獲為之長者天下未必多先生無求於其長而獲為之屬者小吏中亦未必多某也先生豈姑取其節焉耶雖然其何以報先生嘗謂事之不可為者以人各有心人各有心者皆私心也若人之公心本於天者安有不同

其於先生之賢雖天地遼隔若此心之本於天者固自保其必無不同也親炙薰染變化其氣質之異以求復其本心之同然者庶其有合乎心合則事可次第行矣惟先生進而教之

與謝右司

寒陋謹守中朝貴人獨閣下有一面之雅且蒙特達許可無謂亦不敢輒拜狀惟切依依玆以王使長令行鹽司户案正屬大造化僭躐陳情鹽之登耗在天時人力

兩者湊合天時若晴工作者衆鹽雖不待趣而登此固
亭户衣食之所係何待趣耶天若陰雨人又逃亡鹽雖
愈趣而愈耗蓋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况迫以
官司之勢乎近年監司多不知天涯海角細民疾苦一
切以吏文趣辦既無人力鹽課自耗今某所以奉行使
長之意者惟欲急救根本不敢求辦目前根本之説有
五一曰不受出剩二曰精擇場官三曰盡還本錢四曰
初集流亡五曰拘贖產業人心已欣若更生雖不求目

前之効而効亦在其中所未知者天時之晴否及王使長病未必速愈耳謹有腹心以告有力所不及者惟閣下曲賜保全無任干冒

回王府僉山甫

辭李運使辟充監事司官府僉即余敢發辭而今在旭館

蒙回翰慰勉甚感但人各有見不可強同如某作尉方滿而得辟帳司帳司未三月而改辟幹辦公事方司存更革百指窮途見無飯喫有此遭逢誰不樂就然此為身計則得矣如悞使令何試問祖額何道而可足亭户

何策而可恤支發何由而可均廟朝主意在此三項諸公果曾是究是圖否乎果能革弊為利易愁嘆而為歡欣否乎若漕司只承受省所吏文一付之僉廳行事恐厚齋先生盛美未必不因此少損廟朝他日亦且悔此舉也某潦倒無成授書糊口晚年偶竊一官自媿無以消受朝廷廩稍作尉三年凡力到可以救民者無不為之矣今乃因幹辦公事之可慕羈旅饑餓之可畏便為利害所動明知故犯錯了路頭說一般話行一般事幕

中寫了一兩句牗心趣辦之語下面若多少人以此只得引退某有舊學生在謝右司書院即施寃次子新任當塗尉者昨日已作簡祝其懇告右司當筆為某擬開此辟萬一不遂所圖辟命果下亦只力辭禍福不計也孟子有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又曰舍生而取義者也此語要人牢守某只有印㫚未批書未忍自絶於明時故此低回以俟事到極處亦當棄之而歸其見病在假不進飲食推枕不成字恕之諒之

發孫提刑書癸亥五月到鎮江分司

昨蒙指揮契勘俞楊之爭緣無實迹又吏人先已觧司無從契勘若據公論萬口一詞皆稱俞分司亷謹若以鄙見俞分司昨為司門與今楊司門為交承怨惡已深呉檢法又再令為分司以臨之交收和糴米本係倉官呉檢法又絶不容楊司門等干預反專委分司倉官無俸向也所仰此少事例俞分司之再來有親戚章總領僉廳俸可仰又因而痛革之是尤楊司門受困之一端

此楊司門所以愈怨闇隙既開或者妄傳俞分司先已
申省楊司門所以冐昧一申驚天動地其實無甚利害
見任如霍府教趙龍寄居孫制參吳會皆持公論者一
見皆極口言俞司門之好初不知某承準契勘事盖出
無心也二丈之爭猶可事最是此倉自改隷後廢壞日
甚而廟堂知其前日之弊皆疑此倉今又本倉官自張
皇如此此倉將何以自立耶此倉之不能自立猶可也
本司持三尺法斷一道曲直者非受督責之地也自提

領此倉之後某昨在幕中見打罵之劄無虛日此爲誰家事耶某嘗體此倉終始之變往歲發運司自差官收發運司之米有出納贏餘無文移督責時則此倉如人家房下子弟享見成衣禄一從改隷本司此倉如赤子乍離慈母凛然而立乎嚴師之側況所交江西米綱吏困苦之餘交收艱難萬狀今歲又是總領所鎮江節制司差路將取運恃勢相凌艱難尤甚而朝省尚以前日之弊追吏索印紙常常不已此如子弟家前日享衣禄

太過積纍方作既出身自當窮家火又遭官司其情可想而知故此倉視本司之官至如今敵儺其勢不得不屈而心實不附此非鎮以清靜旋與蹠别利害其可乎哉某此來栖然窮途本廳除舊乘車一副水缸一口之外莝草隻筯無之自帶些少動用及自帶前政轎傘交椅出入糴米買菜支撑度日訪來事體之大者陸續申聞以報知巳却别乞提挈而去今日分司非先生疇昔所見之分司也餘事别見公狀不贅及

與葉相公 西澗

頃來京口嘗専詣肅拜稟辭恭領鈞旨而退次日出目
關此沿途所見田畆往往栽種漸徧但覺欠水車戽費
力此惟全望造物者早賜雨澤耳農疇宿習不覺輙發
諒亦先生愛民之心所欲亟聞然尚有切於此者近者
朝廷痛懲和糴擾民不已勢不得不買官田且亦水心
先生永嘉郡舊説也而人心過慮官司収租將來不能
無弊乃聞有私議其下某謂此大丞相亦心體國久入

思慮欲一勞永逸為萬世建養軍便民之策豈他人所
可易言抑晦翁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人心不如
我心做時不比說時此事若以某此行所見則各縣奉
行節目却有與元行大意未合處所當早正於作法之
初只如元行一石止收八斗此預防他日交收之弊先
為減除元數惠至渥慮至悉也然必各州縣皆體此意
買田不以畝為價而隨租以為價則隨其租入率減其二
元租一石者今八斗元租八斗者今六斗四升自此遞

遞以減庶幾為惠均而防患審矣今或不問田土之肥瘠與夫元租之多寡類曰畝收八斗則與元行石收八斗之說名雖相近而實相反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茫茫原隰豈能畝皆八斗耶頗聞湖秀等田元租畝收一石者已十不能五六如常潤漸北則地漸高而土漸磽所收畝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今乃例拘八斗豈朝廷意耶朝廷隨石數為減數其法活正欲抑多而就寡求利佃田之户今縣家整畝數為石數其法拘反或擡少

而就多先抑賣田之主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錯認題目有如此者或言縣胥責田主賣狀有並係一色好田將來如有欠租即甘陪補等語則捻合一時預為他日抑取賣主張本其情可知斯言也某甚欲進之廟堂而無階可進先生與大丞相同坐廟堂政柄雖有東西國之大事當無有不同盡其心者故敢冐昧輙進之先生事若可行乞賜轉禀大丞相作勘會行下各隨元租以酬買價毋令畆拘八斗之租則弊源窒而成謀立國與民

其永頼矣某僭越萬罪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

與葉中嶽

頃者禀辭重荷撥冗予潔繼沐越關遣贐某登門最晚且最不肖辱此誤恩感愧到骨某初七日早登舟十四日夜抵京口沿途竊芘無他但此倉自隷憲司百不如昔窮人所嚮但有艱苦此分也復何言惟是倉敖十壊八九綱米將無所容甘露港日就湮淺糧運極爲費力事關軍國職所當言到即巡視講求力申憲司乞申朝

省未知曾轉以上聞否今秋本倉所収開是新買官租而買田事州縣奉行苟且將來不能無弊亦預切動心輒冐昧禀聞尊翁宫賓樞使端明相公先生子細看其書中皆是平心實言初無草茅觸忤敢望過庭從史一言國之利民之幸某亦拜賜昔東坡上文路公求免榷鹽有日某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冐進於左右名公其得已乎某遠外一分司小官尚不敢避斧誅惟師門留意臨别蒙面諭當賜吹送宏齋處此意古甚

其非矯激者實以骨相甚寒頭顱如許回視平生閉戶
世人不知姓名今玷仕塗已踰宿望若更因此動凝心
一點騃騃求榮圖進則是求無益於得徒虧雅道故所
不敢若當世大賢主張公道肯自提挈其寧不感恩西
倉吳魁處其未曾離任先勾俸給視古之去則收其田
里者殆有甚焉此番過吳懇其批書則笑語可人如將
縶維此雖一時贏得說然向非尊翁鈞翰曾賜奬借正
恐一見良艱況於笑語太史公有言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哉信口至此不覺使人太息某自春多災到此又間日一發熱醫書謂之痺瘧言積勞所發也偶熱劇口授兒子代書不敢不情告幸恕之

與汪武諭元春

頃既稟辭即於次早登舟十四夜入京口分司廳領事訖藉尊庇沿途無它但此鈌既隸憲司百不如昔昨聞全然無俸今知前官曾支得平江府本身官序俸錢不足以了柴菜米却僅可喫然尚在四月後方支憲司以

舊係發運司官不曾幫給其曾作繡使劄狀未見回報炎暑如許他貴人凉簟上擁氷猶以為熱聞繡使行部剖决無虚日不忍以此等私計瑣末撓之一任如何自北闕此來但易地讀堯舜書耳然豈可久也哉天下無步行之官倉場官例只得受倉場供堂從物於人情既通則亦於法理可恕若監司屬官例是監司公支造辦今以新撥亦無之既忝監司分司官檢柅倉場弊倖豈可首與分贓此却斷不可受幸有前任帳幹廳傘轎諸

色動用尚在不妨用之均官司物也近況如此敢告某別時先生尊體猶未十分好殊使人不能去心使眷想已到侍邉庶便湯藥其今春之災多矣來此又間日一熱醫書謂之痺瘧言積勞所發也法用小柴胡始亦未敢用今熱漸劇不得已方服之更看一兩日如何亦緣此拜書草草伏乞恕察

與葉中嶽

昨具謝幅併別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借為

百姓轉求一分之寛不許太草茅否天下事如其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一體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天覧顧勿以為罪也某乍到索然葢此職自隸憲司無俸無舉混混糠粃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某既到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柅之責力辭不預必欲得俸已蒙繡使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節幹老儒也亦相往來門庭襟懐洒然𥪡別獨無舉耳舉非某所求也前倉

使實齋王先生獨舉不求之人而其獨得之此特倖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羞而求舉者將何爲耶某嘗妄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於學校選舉本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立耳

與唐仲華

忽領誨墨媿感俱深教誨諄諄謹思明辨為着緊工夫有以見執事識正而心堅孜孜以聖賢事業為己任使人降嘆不已某自幼失學長困場屋今墮俗吏以是並不曾讀書惟是天姿粗卒謹撰不敢為惡晦翁四書雖頗習誦但有敬信不敢輙發一語世之讀是書者多有辯說以為自得且謂若無自得之功而徒信紙上語非學也某愚意妄謂若止挑剔一兩語為新意便謂自得則世之自得者多矣講說已備於前人體行正屬於我

輩且不論自做人如何而尚滕口説今世所少者正不在言語間但得不雜禪學便得未知尊意以為如何

與王修齋

自去夏蒙賜損答一向災滞相仍碣來京口望師門益遠嗣音無從媿極仰極正旦欣審一札親除四輩趣覲凡我善類歡賀如雷仰惟先生泰宇山定必視之如無必於出處正加斟酌某昨送訥齋先生吳門時嘗借白之曰某在門墻豈不願座主重歸廊廟以今事勢莫如

綠野堂之為樂訥齋頌之曰此愛我深者某今日於先生則謂皆可也如其處也山林已熟聲望益高如其出也救之一分民亦被澤前輩有言惟出處不可謀之人譬如冷暖自知先生必有以處此矣某三生緣厚獨受先生難兄難弟之異知每探實齋先生葬日欲寓瓣香之敬往往無報節前亦嘗附某人未知浮沉忽得倉司蔣宅庫隱約之傳謂卜地赤城葬以三月謹急急遣人相望迢遞懼後時也已別拜令姪書

## 與李憲使

公田省劄紛至沓來令人心煩友朋多勸以此正力行好事之秋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某謂此堯夫之說也天下道理須自去斟酌如何只信人說此事譬如救人落水自家立在乾岸上撩得他起來方總好若遂下水救人自家性命尚保未得如何救人此箇道理亦非深遠只是論語井有仁焉一段可以推廣且當以孔子之說為正某今日決不為此官頭可斷匹夫之志不

可奪但欲乘機納忠或可救萬分之一廿九日一狀初二日一狀只得漸漸著緊期於感悟不敢矯激踈遠小吏漸漸進言體當如此或人微言輕不能感動罪固甘之矣

與葉制使西澗

日者齋沐裁書恭申均逸名藩需榮並相之賀伏審已徹鈞覧某少長居鄉時區區見聞仰恃眷知輒用併申海嶽涓埃庶幾萬一某每覩先朝大臣出判藩府必有

興利除害卓卓顯效可耀青史非尋常二千石僅能行其力之所至者比也遠事不敢泛引如鄉邦之事所謂父老共望者蓋可一二數方皇子魏王之判是邦也進奉两宮用家人禮率畢疇曩惟正之供綱解上供縣官不敢過而問亦率殫於邸第騶從之費未幾進奉之創例者難絶而綱解之積壓者頓催明之事力幾於一困時則有若石湖先生范大參為之代一一剖析本末為百姓祈命于朝明以復甦更六十年而吳履齋亦以舊

輔出守履齋固亦近世人豪也惜不以細心情寬恤民力乃以大力量整齊郡計六縣自一孔以上皆歸之制司而責經總司如初縣若不生事取之民世世豈有鬻田宅賣妻子毀家助國之官吏乎求贏之弊甚至深山僻嶠盆盎旗帘糞毫髮之息以活其父母妻子者亦無不增賦雖使盡其本息不足以了納官監繫死亡禍及鄰族叫號愁嘆殆不忍聞明之為郡幾年矣不知一旦何苦而行此哉向若早得一知人痛痒者繼其後尚可急

救奈何一山去一山來暴病新創徑成痼疾耶天矜斯民撫往不復膏雨陽春溥其來施竊聆教條始布旄倪鼓舞識者所望於先生固有度越尋常之萬萬者矣不知先生其何以副此望近世財賦一収則必有一支既增則不可復減創例則易除弊則難明昔號富邦閙今大空虛先生適承其弊亦難乎其為矣如使伸一寃剖一獄以此號為清明官府不獨世之所望於先生者不止此先生亦寧以此自愜如使剔蠹源除苛賦再為百

姓培埴命脉不獨先生以為難而世亦未知先生之果安出也然嘗譬之家有常產量入為出未見其病不足者適不幸有善營財者為之入雖日以多而費亦隨以廣久反愈見其不足是可不求其初者乎今姑舉一郡而計昔也未收諸縣縣用職租未增諸縣稅額酒課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何道而不必增今也縣用若干之嬴歸之郡酒利若干之增歸之郡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何因而不可減以新較舊計其已增其在本郡者漏

為裁節其屬朝廷者力為申減庶以歳月恐亦可漸還舊觀郡計非某所曽知此以作家之贏縮譬之也抑小之固可譬之家大之亦可譬之國國初賦入少而用度足其後入幾數倍人反以匱告先正范蜀公曽南豐諸人固嘗件列條數以冀參酌顧朝廷事大牽制處多有非一人臣之言可專者先生以國之大臣出專方面伸縮宰制無不自我入相事業於此乎基又豈止石湖僅一二疏剔救急之政而已哉某嘗觀易之為卦六畫皆

連而為乾陽之盛極矣一畫甫缺其下即為剝六畫皆缺而為坤陰之盛極矣一畫甫連其下即為復世之為政者類不於其下留意殆掘牆脚法也使人寒心顧天下事類此甚多而欲言無路明吾父母邦亦先生蔭樾相連舊所視為一家之地斧鉞下臨榮踰晝錦此真千一難逢之機會如前所陳昔豈無欲為之者而力不逮亦豈無力可為之者而志不在先生力足行此志實務此自念時哉不可失故敢冐昧及此先生斷然而力行

之使明之人士世世子孫家家户户祝曰葦積年之弊垂無窮之利自某年熟於此邦之西澗相公始豈不𨑳歟某非不知善政不如善教高談大言足以悦人觀聽而區區必先以財賦爲言者誠以政立而後教可行不務實而務空言非所以事先生之道也伏惟諒其狂愚而卒赦之少留鈞意千萬幸甚伏乞鈞照

與江西陳運使咸淳七年撫州

某平生景慕今獲照臨依戀此心豈忘食息救荒無策

禱雨不應狼狽病瘁以訣嗣音惟有私切愧恨而已明公能亮之否某鄙人也自為初官即以率直事其長每荷聽從趨來撫州不免故態而諸司之相亮者殊少自是消剛為柔往往效尤吏文相與為故紙世界然中心之負愧多矣獨荷明公矜其區區無言不酬應輒如響故每於回申直率如故不敢為吏文應故事古人有言士伸於知已者屈於不知已者明公知我者其感宜如何古又言士有白頭如新亦有傾蓋如舊明公不待傾

盖而知我者所謂未面而先心其感又宜如何此感也
非爲吏事往復而感也中心之景景者頼明公未至盡
消而爲柔如碩果獨不食如一軍獨不敗旦夕去撫州
對山林不至皆愧色實明公賜也惟其見知於明公如
此感明公之賜又如此因得爲州民代申心腹之苦三
邉未撤戍和糴不可缺者也撫亦江西一中郡和糴不
可辭者也然去歳撫州之極旱江西諸郡所無也今歳
撫州之鈌雨亦江西諸郡所無也撫州有准省劄糴還

去歲和糴之米萬七千餘石糴還曽借充賑糶五年分和糴米一萬石及催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如浙西公租代和糴充軍餉者三萬餘石又皆江西諸郡之所無者也歲當極歉之餘田無全熟之望已有合糴合催充軍餉者六萬餘石尚未知所措若比他州有全熟而無宿欠者又一體均糴民將何以堪命得無徒費使命之煩督乎得無適誤軍餉之指擬乎用敢百拜具公申以聞復此私於明公乞垂憐而改命焉若道路傳聞謂本

州粗得熟者謹不可信其初夏方缺雨問田尚有水乎衆曰有及親視之龜拆矣及缺雨久又問曰苗得無槁乎衆曰無傷及親視之焦如矣人情好諛多作媚語又攢眉溝壑之瘠而動心穲稏之香驚喜張皇言多失實亦人情然也其謹勿信其以直率事明公故敢盡吐其實併乞台炤

答撫州程教授請冬至講書劉紹聞

某疊勤惠顧許借之講席俾誦所聞以求教誨自惟庸

陋失學何幸獲預切磋一人之末苐某區區鄙見每竊謂今日吾儕之所少者非講説也躬行也向也六經之旨未大彰明我朝諸儒所以極力辯説至文公而精切的當矣吾儕何幸獲享其成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緊事又暇於文公脚下添注脚乎來謂言爲州郡者職兼政教誠是也某竊意教不止講説而已也風雨霜露者天之教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吾夫子之教下至嚴君平賣卜成都不足道也已猶能於卜之中教人

孝教人悌天子付人以千里之寄其所得行者亦异於
賣卜之人不能隨事寓教以正人心是於騰口瀾倒之
中又推其波耳其嘗思之方為此恐竊所不敢也來謂
又言文公在南康救荒後每入學校與朋友講説誠是
也然使其襲其迹而竊效之是自比文公也其其敢乎
哉且文公之書其固伏讀之久矣其書浩博古所未有
而講義僅有玉山一篇耳大意葢以古者疑而後問問
而後答故於講習有益後世之講有不待問而學者之

所聽亦非其所疑故五十年為天下儒宗而未嘗登講席其任玉山亦因程君珙再問而再答故述以成之耳南康之講說必亦與友朋隨時疑難問答之實工夫非海說也未知尊意以為如何因文以施教願執事任其責因事以寓教某願學焉前廉諸賢幸道此意鄭廣文則別書謝之矣併乞台照

與鍾運使季玉

某日者不揆犯分借為一道生靈代申迎拜之請即荷

台慈於郵筒塡咽例未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速於響答
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隆遇榮
感不知喻云也自爾望望前茅以刻爲歲一兩日來吏
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某均一忻抃某於
使臺爲支郡例有四六啓以代叅謁某何敢後然念明
公今之古君子某亦素以愚直事其長者儻不以民生
疾苦時事得失上備咨詢之萬一而例以無用之諛辭
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爲僚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

踈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無可上裨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監司之幕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為告惟明公擇焉其一曰初建臺之擱狀浙人好譁每監司入境爭以詭名狀攛入布袋規壞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惟實有欲訴者方來餘成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曰建臺後之匣限大凡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下緣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

專人其過誠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
哉繳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元承引之弓手寨兵
而州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
大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曹椎人骨
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繳匣奔走之費一
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耳某嘗
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為承受官司總收又移於
一匣從鋪兵循環往來當使廳面投所費既無而限無

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官司七五年前
公案吏人往往檢詞訟者已息而呼之訟者反不已某
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不得已者乃行餘從
倚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臺後之受詞在法縣斷
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後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
有一匣無頼凶徒名百家幹人摟攬越訴以威奪小民
或止因私租而誣以奪田或本訴户婚而借名被知難
明監司亦或為其所動某每事其長多為考覈擬退而

訟少民安矣凡皆往年幕中之事在人之下而聞見易
達故可每事效其區區今來試郡勢使隔藹回思往昔
不覺汗顔聊以前日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
忠之毫末耳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欲嘿不忍敢併及
之方今大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爍於其下者賦財折
陷也有土此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
家不肯輸而綱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窘急之策爲
白撰爲預借爲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之

倖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或班改作宰或朝省特差或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督逋租大家必羣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催科殆無虛月詞訴之訴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為欺詐之贓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累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聞於臺諫其謂官有貪墨

雖竄之可也吏有枉法雖殺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
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今日天地間公當道理而今世
在上之士大夫必以此罪縣令曰吾為小民也不知此
為大家之役而重小民之禍者也長此不已縣壞則無
以為州州壞又將何以為國具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
為如何伏乞台炤

與鍾運使

某昨為一道生靈代申迎拜福星之請洊辱寵答伏讀

欽荷日者欣審風采一新遠近交慶某以鄙懐仰體賢
部使者建臺之始酬應方殷不敢修世俗長語為賀四
月二十日恭准行下民詞三數項除已即刻供申外别
有使牒催排事此事關繫甚大敢先具劄情禀先乞教
誨盖天下事莫切於推排亦莫難於推排今大家肆兼
并隱落之奸小民被重催白納之苦大農匱乏州縣煎
熬皆失推排之弊也故曰莫切於推排然李椿年侍郎
與秦㑹之丞相兩才相遇上下堅守當亂離之後吏民

未能朋奸為弊之初尚行之不盡其次以壽皇之英明
朱晦庵之才望千載一時力行之漳州卒為土豪誣訴
而罷又其次如近世趙節齋以間出之吏才收拾一時
之少俊生長浙西三典吳門而一經推排之後苗稅飛
走反以羨閏至程訥齋丞相出鎮無以填納虛增之額
先皇帝始太息而詔減之其餘凡經推排之處坐此弊
者十嘗七八故曰莫難於推排某此事痛心疾首為國
家思之久矣惟得明敏公正精力未衰者為知縣而知

縣自行之決可革弊或知縣不得人而上自朝命海行
催趣不過擾民一番而財賦愈失陷弊且益甚近有淅
士自吉州永豐官滿見訪云本縣元額苗三萬六千今
自推排盡為大家隱落僅存零數推排之不可輕易如
此某年今六十百病滿身五邑之宰惟崇仁周宰汝同
辦事餘皆姑息架漏求滿歲月而已以此年來雖每奉
使臺行下不過申展每僉申展必為太息蓋不思為文
具之事又勢不得以倩言耳今者新約束以公信兩字

立程限限纔至滿事必責實將來必無以應命若不先此控申豈支郡上奉監司脉絡相通之實意哉必欲行之止可約以今秋收刈之后責半年限帖各縣任責如以某所言非妄灼知某之老病各縣之非才不若止擇知縣之可托者次第圖之而元行下推排公字之牒且與暫収可也牒限十日候限到方由此時却乞台判此狀乃先說本情預求斟酌也伏乞台炤

與鍾運使

某不避斧鉞僭干崇聽某照對三邊猶未撤戍和糴不可免歲派七萬餘石本州不可辭但有民情職當禀達本州歲糴七萬二千五百石此斛酌出產以行均派此他州之所同也本州有没官田號三鄒莊譚胡莊三萬一千八百餘石比同浙西官田見充湖廣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餘石承准安邊所樁管措擬撥充軍餉凡此共三萬五千來石均是本土出產不煩和糴之費已充和糴之實此本州之所獨也若官租已增和糴不

減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每歲共辦邊餉近于一萬石四邑山田何所取辦譬之舟載非力勝矣況前項三萬五千米石之租既已入官無復苗梳而歲解上供十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石元數不曾減豁民已不堪若於和糴七萬二千五百石元數又不量減是本州之民重困雖嚴督無所從出矣以故屢任和糴至今皆有見欠日逐程督有不忍言豈非事有曲折前此未遇良機不曾申明致准上司一例均泒力不能勝弊遂至此玆者恭遇

都運編修更部以惻隱不忍之心行公明必察之政前
歲荒年和糴頼在建昌一申江西十一州例蒙寛減況
今正位崇臺均施支郡造化在手伸縮自我此而不以
告是其不知恤民上負仁造矣用敢僭越具申區區欲
望台慈特賜矜察將本州官租見充軍糧之數準入和
糴撥充軍餉之數却將本州泒外畸零之數均入各州
有富室無官租可以挨那之數庶諸州各隨其力而本
州不偏受其重諸州均以零數衆輕易舉而本州免此

多數積弊漸甦於上臺之總數無虧於諸州之派數無偏於本州之實數可辦閩郡生靈永拜上臺大公至正無窮無極之造下情不勝僭越干冒俯伏候命之至

與鍾運使

某竊庇崇臺無謂不敢犯分凟尊茲因民情備有申禀昨以民産之籍充軍餉者已三萬石有餘當糺不除而派糴仍舊乞賜將諸州無沒官充餉處通融移那減除本郡多數之額已蒙台慈許賜斟酌今派糴行有日矣

又前狀係公申凡糴事曲折恐反致紊煩者不敢縷舉今用親劄情告撫州自割置建昌軍之後除樂安一縣在萬山間從來不預和糴之外其係和糴者四縣建昌之係和糴者亦四縣土地人户大畧相當而撫州之和糴乃幾三倍於建昌前使者不量力而授任前郡守不據實而陳情官敷數目之虚民受病弊之實官吏苟且便文相欺本州廹於期限以縣吏抱足之數而申使臺朝省據使臺申足之數而劄總所若謂撫州真堪此數

而實有此米及某到州契勘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皆是架漏移偃以逃罪責人户多以泒數太多而元不領本吏卒因以人户不領而侵盜落空或賖或死或户眼元不看脚或鄉司抱認誤泒自朝至暮鞭撻無筭欠以千以萬納以石以斗某不忍見屢欲明申衆謂繞經上司徒添追治無補救弊以故屢作而屢止今以都運誠實而可忠告明恕而體人情敢盡以聞望哀之念之特照前申展減元數使人户可納官司可催免從來積弊

兒無數敲朴十里之人賫拜二天之造都運王官也其雖不肖亦王官也爲朝廷謀事非私於一州而言也某試郡已年半行爲去客江浙相望千五百里一去無再來之期非要譽於撫州之民而然也非有親戚故舊住撫州而言之也公天下之言也人户之事而州郡代之言非有一人錢料理呈禀以期事之必行所恃以都運有公天下之心而恤民之切也敢九頓首以俟特筆伏乞台照此請不行本州因自措置招糴

回趙知縣

伏蒙寵賜龍川巨編所以品題之者劑量曲當非素有所主於中者能爾乎其嘗謂本朝理學大明而戰國縱横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尚四人蘇老泉其巨擘其次為李泰伯其次為王雪山其後為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歛挫縱横之餘氣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事以為如何敢因求教

回靖安張知縣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夕談執事才美思所以推輓而未能正魏仰間忽辱惠書欣浣可知第蒙以慈溪為說而賜之褒拂則某區區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居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居慈溪而名慈溪

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為道號之類歟則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為世所宗仰恬於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顯著近世始多慕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

稱南軒也晦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甞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用上世衣冠門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甞有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制置諸子倘佯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為雲麓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為之甞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

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士東西
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怪事甚
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
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為而至我哉因慈溪之
名而言仁因仁之説而講泰卦旨義弘深則不敢不佩
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黄氏日抄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八十五 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吴紹昆

黄氏日抄卷八十五

宋　黄震　撰

書

回董瑞州

伏蒙寵致春秋集註集傳等書拜賜甚侈凡尊年丈在郡云爲舉措皆是正路上用實工夫令人敬服不已講義發明精當尤見所學孔夫子只是平正道理漢唐溺於卑陋濂洛發其精微後來遂有因精微而遁入空虛

者如張横浦如陸象山如楊慈湖一節透過一節又其人皆有踐履後學皆翕然而歸之若夫子平正道理萬世常行安有此等過高出奇之説蓋嘗深究三人之説無一不出於上蔡不欲以愛爲仁而欲以覺爲仁至欲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則横浦借儒談禪一則曰覺一則曰覺者皆不過敷衍上蔡之言也上蔡謂王介甫勝流俗兩字極好若用此以講學爲補不細則象山借儒談禪斥千五百年儒學皆爲流俗更不可與辨論

是非者皆不過受用上蔡之說也上蔡稱釋氏以性爲日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則慈湖借儒談禪謂意起如雲霧之興人心不可有意因而改論語毋意之毋爲無字又因大學有誠意一章而詆斥爲非聖之書亦皆襲取上蔡之說也上蔡於程門才最高而不幸與總老交故其弊如此東坡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因以行刼原上蔡本心不過欲不用其心禪學遂得而入之吾儒之禍莫烈於此矣明與台一家慈湖之說盛行

獨君家昆季講究精切某雖愚陋生長慈溪幸而先讀論語凡慈湖之改論語而就已説者皆不敢信昨覩邸報台州守申乞令兄右司充上蔡山長嘗恃其平昔知愛稟問此事爲何如繼得回報令兄未免有怒意蓋某不善申稟之過也今讀講義乃知君家之學其精切如此某近在臨川曾於晦翁書院有講義一篇辯慈湖一貫之説謹用拜納郡獄將空蒙慼何幸伏乞台照

回陳總領

昨拜狀僭及學問事荷賜教甚感濂洛亦初未嘗守定一說象山慈湖之說亦未嘗不自此來却從上蔡分派上蔡謂王荆公勝流俗之說極好若用之講學爲補不細象山於是謂千五百年間學者盡是流俗然象山讀書講學或至終夜不寐亦未嘗不與人同也上蔡謂佛言性如日念如雲去念見性如披雲見日慈湖於是謂人心自光明不可有意遂改論語毋意作無意爲證又斥大學說誠意爲非聖之書然有心必有意心是活物

意是動處慈湖寒未嘗不思衣飢未嘗不思食做士人未嘗不思量破題出仕宦未嘗不思量處事慈湖此心此意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古惟孔子為大中至正之極據實平說參之愚夫愚婦亦無有不合者自孟子出來便是立議論但其所以立論之心無非欲教人為善爾只如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此六个字參之聖人稽之衆庶求之往古驗之當今無人不然無往不合此平實語也孟子道性善人皆可為堯舜人性固本善而不

能人人皆善人固可爲堯舜而未嘗見有能爲堯舜者
此立爲議論以誘人爲善而非復孔子平實之比也自
此衆論並興皆不能出孔子六字之外雖伊洛說出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亦不過爲孟子觧性善之說人生而
有性已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與在其中所謂
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虛空中别可言性則亦不逃
乎性相近之說也自此以後諸儒翻倒得一新說一方
便歸之爲宗師孔夫子論語反成堂前太公說古老言

語無復顧之者矣若各師其師而不以孔子為師流弊安有窮已哉袁蒙齋出來說道理稍能放平兩邊參合今學者或守其家學反加勇猛更欲為背城借一之戰不知軍帳外四面皆已楚歌矣今承來教乃知先太師議論不曾如此倒邊為之豁然因僭及其畧高明必能赦其狂僭也史傳前兩卷係杜立齋唐伯玉直待行在印到方得拜納伏乞台照

回贑州曾通判

一節冗甚又踈教誨忽辱台翰喜慰兩劇垂教回司之事已於四月十三日此間書㴻兩考之後作公申并作廟堂劄懇之正如來旨但恐事由朝廷非吾輩便可必爾贓錢不可盡放之說仰見遠慮但司存自有諸郡些小窠名錢譬如做人家量入為出得過且過士窮乃見節義縱是窘迫亦豈可輕易擾人穆王贖刑之事乃取其金而釋其罪今世乃入其罪而又取其金事理不同況古之所謂罰乃其情不當罪遂令其贖呂刑乃衰世

所行也已非古人之義今世所行又非吕刑之義吕刑
隳國典而取其金今世官司之貪暴者既申國法以行
其威又取其金以自利吾輩寧過於寛無過於刻且朝
廷為民而立州縣為防察州縣而立監司今監司先自
不法以擾州縣又何以禁州縣之不法而擾民耶契勘
本司從來病根只在一利字上祖宗立法事各有司存
本司因其借贓錢二字為名盡從而攬之此以利而始
也祖宗之法三年一赦赦前事不復理獨本司因夾帶

贓錢二字合行住催頑忍不捨此以利而終也爲監司者始終一利則隸監司之下者其害可知矣尊執丈以上庠名流一番横經分教之餘便翺翔華貫以至風月平分州縣之苦尚未必徹於視聽況閭閻乎本司官吏況酣於利一旦掃除盡失其職宜訛言之易興而祟聽之亦惑也先儒有言剛則伸於萬物之上欲則屈於萬物之下又有言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某知救吾民而已司存若窮不暇計也伏乞台察

回太和余知縣

某吳門同官獨荷知心越山辱書又蒙念舊通籍金閨屈試花縣幸又重逢於大江之西自浙來江又是鄉人相依有不啻千里似人之喜者潚望經從慰我契濶可人眉宇僅見於十部從事之間喜慰之餘不勝餘蘊垂諭行囊非便遽取便道而西此見真情亦吾輩氣味之所同也某一介晚末誤叨司臬凡本司前此之擾州縣者皆已與除之蓋朝廷設官本以爲民今監司擾州縣

州縣擾百姓吏奸一脉貫徹流通於上下之間而監司州縣之官皆其嗾使毒民之具故區區此心思所以截住分毫正惟寅恭相與協濟執事視篆之初試取某前此公移而觀之賜以扶持不勝願幸若曰公庇則某贓錢盡放專匣盡除不屬本司之雜事並住行初無可庇之事也啓劄過禮非所宜當某素不講此況於平生之交乎歸璧勿罪伏乞台照

回信豐鄧知縣

頃自交訊條已三月自領臬事一向多冗近於公移中得見施行爲慰兹被親染實認勤篤第來諭過情非所敢當耳某愚無官長每謂惟有省事即是便民除此以外更無他法近世以來監司擾州縣州縣擾百姓反以多事爲勤民往往與鄙見相反初官爲縣尉每事執中不與泛行嘗得境内安静三年今僥倖自爲監司豈敢泛擾縣道哉但恐一路同官未必盡皆相體此意如使縣得執事則某可放心矣畢竟今來世事艱難尤非前

比省事安民以救根本事無急於此者得盡如執事同心而共圖之憑楮拳拳

回樓新恩

頃令兄臨江府判廳發至尊翰欣荷如對第講義一時辭不獲命於吏塵中勉强塞白不料轉塵台覽也來辭過褒雖是賢者誘進之意然豈敢當若夫絜齋謂吾以一道貫之却後學未能曉孔子云吾道一以貫之此句先挈道字在上爲一句之主則下面云一以貫之者指

道而言也貫此道也今若移道字在一字之下則將此一道欲貫何物此語既出於府第之傳望賜見教恐孔子之言未可輕改大率鄉曲固甚顧有先達亦甚難於有先達蓋孔子平日只是平說實理若有先達特立於鄉曲必有新奇之說自立門庭學者方翕然響應因此一番前輩出一番議論改孔夫子遂變成堂前放世老說古老闕話名雖尊之實則違之檢點起來全不相似天下到處皆有此弊其人愈賢則其說愈行因其人而

信其說先入爲主自少已熟人苦不自覺耳近嘗回衡州教令姪書僭云吾鄉有三弊知有權利而已者此一弊顯然之弊也近已漸變矣作文必求奇此一弊說理必求高此一弊皆隱然之弊也豈亦有自悟者耶惟宣獻之門無此弊故敢私以爲請耳且如慈湖之實行勁節其豈不朝夕師尊之若人必有心心動處便是意孔子故教人正心誠意此天下萬世學士大夫之所同者也慈湖獨說心不必正意不可有因闢大學爲非聖之

書一時學者同聲附和更不回頭看孔夫子面最是面前去愚弄此老先生出門便反誇得此道於老先生不學他做人好處却學他說話偏處自說一邊話不知天下以爲非至誤繳慈湖佛頂心經贊乞朝廷官其後嗣反爲都曹一庸妄者所辱令人拂膺凡此等亦可爲自悟之機矣僭越勿罪伏乞台照

回制參黄通判蜀人名有大

垂諭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

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考亭平日亦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敬東坡雖論語集註亦取東坡之說又不特歎服其文章而已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一向發東坡短處遂有寧可是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起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

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

還戴縣丞景魏中庸大學要義書

昨蒙謙訪侍教半日無非聞所未聞大學中庸要義嘗偷忙伏讀仰見家學淵源之深遠平生用工之切至爲之降嘆不已前日尊諭苟有所見則以相告此正聖賢與人爲善之盛心不恥下問之至意退惟庸陋不學何足與聞然既伏而讀之矣不敢不據所見以求教焉大

𠃔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是有功後學知仁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為貴誠之正是用工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為證至如既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索隱之作素本因古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為前輩之拾遺其他大義不暇遍舉惟以蒲蘆為蜾蠃雖本爾雅然蜾蠃蟲類恐於地道繫樹不相應以

周公追王二祖爲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爲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内切身之冠冕亦可褫之而易七章爲九章之類乎切身者不可改外物孰重輕况下文明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爲諸侯葬以諸侯爲已合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然此特其小節耳細看要義

之所作全以常道爲主且謂大道既隱之後不得不以常道爲教此等根源所在𨚫非後學之所敢與成書既行之後未必無詰難者蓋恐常道之說本於孔安國大道既隱之說亦出於漢儒吾儒精粗一致下學上達世有先後道無古今今一旦截爲界限如此好議論者未必不疑其潛移於老子之說而適以小吾中庸大學也仰恃賢明故敢語及防後之策如此尚望以其自得者更垂不倦之教使來者無得而疑焉

與葉丞相 咸淳丁卯

恭審勉從趣召入副倚毗指刻宣麻漏朝舉笏伏計賀幅何止盈箱然區區忠愛之心則有在矣天下事非權之歸一不可爲或事之築底雖得權亦未易爲方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雖非某之所知而天下事未易爲雖朝廷亦有未必盡知者然先生今日事勢已不容於不爲萬一有不得而自爲所願推誠感動務濟國事必不得已則明白而勇去庶幾進不孤四海之望下不貽

百世之譏惟先生其念之

黃氏日抄卷八十五